竹巖集

竹巖集卷十七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戸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亭
清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潮　重校梓

誌銘

監察御史劉君世亨墓誌銘

海鹽劉君世亨天順巳卯七月二十三日終於京師之寓居子哭送其柩出東門十月某日葬某鄉某山不食之原明年其同鄉友禮科給事中張靖之具事

狀持示予曰世亨有遺言必得子銘非我敢以煩子
也予與君置聲利爲道義之交自聯業太學及今十
四三年矣則君之銘非予所宜辭者乃爲序而銘之
其序曰君姓劉名泰字世亨爲人中介外和能不以
物累志讀書窮日夜寢食失期不踰年學識暴起出
人上其爲詩文清俊可人間以餘力學行草書亦精
好正統甲子舉鄉試乙丑戊辰兩試禮部皆不利景
泰辛未始舉進士第以慎選爲翰林庶吉士讀中秘
書於是志益明業益習對人論天下事無不盡而當
世所謂善人君子者尤惓惓也既而拜河南道監察

御史執憲度有直聲嘗出按遼東及南畿諸郡所至吏畏威而民懷之淮上有不法事君廉其實乃執政所爲者即馳奏劾之卒移其任徽郡有大獄累歲不能解君决遣於立談間無一稱寃者太平村民俗歲殺犬賽神奸吏誣告民厭呪守守怒捕甚急民驚駭不知所爲或自縊死君適至即置告吏于法使人徧慰民民相率詣君謝更生歡聲滿道其明决有爲多類此人謂君負大器不日可至通融詎意遽以疾卒悲夫卒之時猶强支餘息諄諄作仁義語書一詩付其侄琪曰非知我者勿示之詩有清白肯爲兒女計

踈狂曾作國家憂之句未嘗識君者誦此足以究其所存君生永樂壬寅八月十五日得年三十八其先大梁人高祖恂元海鹽教諭因家于官曾祖彥芳祖廷佐父鳳贈監察御史母某氏配某氏皆封孺人二女許嫁沈某俞某皆士族也嗚乎士既有名于世雖死可無憾矣然賢者夭而不肖者久存將使人無以信其爲善此君子所以咎天之奪之昧茲而悼君之不達到也銘曰

以君爲生耶何幽壤之下杳不聞其聲也以君爲死耶何干霄之氣尚砰砰也嗚乎君有奇才川騰海湧

君有貞操玉潔冰清此所以雖死不死卓乎爲人中之英也

誠意齋賀處士墓誌銘

永新有賀巽者請予爲其父本誠墓銘而以其鄉人劉昱偕來昱吾亡友編修幼顯之弟也予痛幼顯不可復起而不辭巽之請者喜見昱如見幼顯也本誠諱孟淳號誠意齋其先世居田東後徙城之東郭曾大父祥卿贅居琥溪大父希文父行用世以儒名于鄉母羅氏處士少孤年甫十四已能以直義出大父於寃獄奉母以及其兄長撫諸弟以及其族屬之幼

者咸得宜自其祖父時積有厚貲處士能痛自損約至鮭菜瑣細人不能堪然有義舉輙出囊金不惜也治一室多積圖書日與兄弟講論其中未嘗輕出庭戸或赴人之難則昏夜倒屣以行儇夫利叟見即趨避不與言而才且賢者雖髫髫亦敬禮加上客縣官聞其賢強起之使治錢稅公私稱平惜其所用者小而未能究厥施也洪武戊寅七月二十二日生正統乙丑正月初四日卒得壽四十又四初娶陳氏生一男曰觀再娶周氏生一女適士族左魁三娶吳氏生二男曰巽曰坤孫男三人女二墓在苹嶺某山之原

葬用卒之年二月十五日嗚乎處士性潤達有大節居鄉多惠利及人其卒也里之人皆悲之或有哭而出涕者是可銘也銘曰

去利取義行與日升胡嗇其壽而不使成桂植蘭芳有賢孫子天所厚者庶幾在此

工部局副邱君邦禮配陳氏墓誌銘

孺人姓陳氏諱祥字淑慈世居延壽里涵江爲隱士德和之女歸同里邱氏爲京局副使邦禮君之妻舅早喪常以不逮事爲恨事姑旦暮上食飲無違意客至具觴殽以無爲有人不知其貧治女事甚勤月積

歲儲久乃克裕性和而善教子女各就業無廢惰者從邦禮君居官百費覩官祿上下豐儉得宜又斥其餘以貸鄉里游寓之貧者即不能償置不問邦禮早起趨公所抵暮始歸一切事孺人皆以勞自當不使之知初余入京舍其家未嘗聞其出疾聲戒諸子相禮遇甚厚始猶疑其勉强一時乃至久能不變也及邦禮君請老歸家事種種就緒於此可以安坐享富樂矣而孺人猶履儉約食不累豆服飾出浣刷以爲新人難之是知人之造家必內有佐助者之賢否則幾何不始立而終敗哉孺人生於洪武丁丑六月

十四日卒於天順己卯八月二十三日得壽六十又
三生一男曰謨其曰諒曰讃曰誠曰譜曰謙皆側室
出二女皆適人孫男四曰忠曰憲曰泰曰恕皆幼墓
在延壽里烝山之原葬用辛巳十二月二十四日也
諒舉鄉闈有名會試辭教職卒業太學今關詩將歸
守制來求予銘銘曰
不孜其艱勤以自恣不利其亨而戒傾躓此女婦之
所難爲孺人之所易我其銘之非獨慰九泉之思將
以昭示于來世也

鄭母貞一孺人祁氏墓誌銘

去年夏莆城東鄭東野先生以書抵潛視其緘題有異於常驚怪失色亟讀之知母孺人祁氏沒且葬矣乃南面哭揮淚滿襟袖尋又以書並緘孺人之行狀來使爲銘嗚乎潛童丱時從先生學孺人愛遇實隆其於没也宜爲銘況有先生之命乎孺人潛同里人諱淳字淑清號貞一生於祁氏爲稼翁女嫁鄭氏爲力夂公之妻初鄭氏擇婦偃蹇十數家無可其意者最後聞孺人自幼薰染詩禮間事絕異他女遂聘焉既歸事老姑能喻頤指姑甚愛之治家斬斬中度媪御輩畏其嚴而懷其恩無有後言者公爲人好義舉

收疏族之單寠者畜之擇其賢者勉使讀書孺人積
少累微以助其費及公以郡庠生貢入太學人謂義
舉將廢孺人益勉爲之盡賣奩中物無悋惜意公卒
孺人年未四十纍纍然以儉治貧左腕乳孫右手縫
緝身勞而心不怨也是時先生方十歲頴敏知學孺
人敎古事之可資勸者無不爲既長學行有成欲取
科第出與天下士馳騁當世顧孺人年已暮不可遠
去遂輟志爲林下人時時從博雅者遊學益進行益
修遠近宗從登門講義室內常無坐處孺人訪其飢
者與食寒者與衣曰吾寧忍人以貧困廢學耶名士

侄來其家無慮日纍人既治具孺人必詰問令豐絜乃進曰客可疎薄禮耶嫁孤姪女及姪孫女二人葬從侄及其婦之無後者二喪修先世墳墓之蔽於榛莽者數所至凡族中廢典者皆取錢付之先生爲倡盖至是家稍克饒不欲以財累後人而以素風高義遺之安扡生洪武癸丑八月十八日卒天順庚辰八月初十日得年八十八子男一曰芹門人稱爲東野先生女四人長嫁束鹿知縣黃遜次未嫁卒次嫁太學生方公瓚次嫁宋鼎用孫男二曰習禮習樂太學生卒曾孫男二曰鳴球鳴鶴女一墓在瀨溪石龜山

孺人在時營以葬其夫者卒之年某月某日先生奉孺人柩合葬焉嗚乎卑婦職之常而能友傾以就安者可尙也未可異也至於事有關於名義而學士大夫或以爲難而不爲乃安行於房闥不亦可異哉銘曰

石龜之山鄭毋之藏邦人往來孰不指楸梧而彷徨盖生平嶶懿起人之敬仰何間存與亡也

叔母孺人何氏墓誌銘

孺人何氏甫維新里錦江人曾大父道夫號凊修大父允恭號東隱父宗樸號順正道人遁世不仕以行

義重於鄉母郭氏初孺人之姊歸柯氏爲我叔父之室有賢行方逾三年卒叔父聞孺人賢如其姊復遣媒妁聘爲繼室姻屬多助爲之言久而始從及歸事我大父母承顏色教令一信而順於叔父得輔相之宜於凡内外屬人上下適其分其自奉皆薄其推以及人者無或吝其收恤孤貧子女皆厚及長又婚嫁之使不失時時人皆謂賢孝慈和必享壽考乃以天順八年九月十一日卒僅得年五十一生三男曰深曰混曰澧其一男曰淵及二女皆側室鄭氏出也深居喪不出庭戶朝夕哭盡哀來吊者憐之且謂非孺

人之教不能然也墓在醴泉里斜山棘州坑之原葬用卒之又明年丙戌正月十一日先期深以書來告潸悲弗獲臨兆從事顧以所能用情者執筆為銘文埋于幽以長其聲而已銘曰

柔而嘉慎所履意度汪汪無愠喜宜永年宜遐祉方陟其亭倏而止吁嗟乎天何為爾琢辭于石昭厥美垂于百齡無已已

亡弟雲莊處士墓誌銘

予有弟二人季曰澍字時雨姓柯氏雲莊處士其別號也莆田縣安樂里人性敏有幹治才才可用不求

見於世以奉二親嘯玩湖山爲娛樂比數年苦於痔疾枯羸甚屢用醫竟弗能效以成化巳丑九月十一日卒得年三十二其生則正統戊午六月十七日也曾祖居寔祖德平號桃溪耕叟父原朴號南軒道叟封尚寶司少卿兼翰林院脩撰母戴氏封宜人配王氏子男二宗璧宗璜女一俱幼墓去家五里許里曰醴泉地曰東汾山曰翠林丁向卒之年十二月十二日葬明年十一月始克爲銘刻于石追而納諸幽其詞短其哀長吁柰之何哉銘曰

吁嗟季弟何喪之亟傷我母懷哀恫朝夕母亦旋殂

酷禍駢仍我心如割我淚如傾翠林之峰歸汝于址
天地有窮此哀曷已

黃母陳孺人墓誌銘

妻道無成先民語常以若分也不幸而夫亡子幼於是而能有爲爲之而能有成若黃母陳孺人者蓋處變以復其常也豈戾先民之則哉孺人諱貞信揚之江都瓜渚里人嫁同邑儒醫黃存禮孺人父母皆賢自幼薰染詩禮閨事絕異於他女存禮爲醫未嘗內顧金孺人亦能以廉佐之故其惠益遠而名益彰存禮沒孺人方盛年誓天無他志或曰生事疏薄奈何

曰亰業攬靡兒矣或曰子幼不可恃奈何曰棄子尚不祥況其幼耶遂屏脂澤綜理家業黽勉自剪製工巧至炊爨煩瑣之事皆躬為之預計有無衣食頗具他人所有不立絲髮覬幸意贈遺自己出雖貧不顧人難之時叔祖姑史氏姑王氏俱年八十餘以有孺人之賢而忘其老及亡殯殮葬祭惟謹不隨俗用浮屠術遵黃氏家法也撫諸孤教與愛兼稍長每飭從賢俊者遊且令習醫以成其儒次子瑞業尤精邃為太醫院醫士高風偉誼布聞大方家人咸譽孺人之善教也存禮季父維正由給事中遷長史卒于官孺

人遣人歸其孥居同室食同釜歡洽無間言肯從子
玘恩與己子均長子琮嘗遇溺死人于河滸乃舁人
所棄者趨告孺人亟命舁歸于家早暮飲以善藥既
愈復資遣之不問其姓名後琮之武昌有一夫拜且
泣曰吾王義也微若毋吾即鬼錄久矣湖湘人迄今
猶談其事孺人有苦節終始五十年無可訾若鄉者
老屢白郡邑上其行請　命旌其門孺人固謝曰貞
不可再恒事耳何以旌爲遂已天順巳卯七月六日
以疾卒距生洪武庚申五月十八日得壽八十子男
四長琮先卒次即爲醫士者次珍次珝孫男十一順

顒顒顥用頊頡頑景董秋董萱董女七曾孫男五延康永康得康保康志康醫士君將歸守制卜以是歲某月某日葬孺人于江西山蜀岡諧于泣請銘嗚乎醫士君之賢于所雅重者也視于知母惡可辭銘銘曰

禍方烈而能吏家方傾而能支職日無成而卒任之寔爲處變之宜也嗚乎惟其然卓乎女婦之賢斯可以見其夫於九泉矣

張母柯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柯氏莆安樂里柯山人桃溪耕叟德平公之

女封尚寶司少卿兼翰林院編修原村公妹而潛之姑也年十八嫁同里横渠張氏爲遵約之妻有子男四人曰纘爲郡庠生曰統曰絺曰緘女三人長適林次適鄭次幼孫男一人曰洪猷孺人生永樂丁酉六月十八日卒景泰癸酉十二月初六日得年三十七以成化戊子十月某日葬某山之原柯與張皆鉅族傳世皆有矩度孺人既嫺習家庭之訓故其嫁也舅姑雖嚴能循其法以爲安自佩服櫛珥凡資已者常出於儉自待賓奉祭以及歲時餽問姻隣之儀雖盡費不以爲侈家事無巨細皆經畫有方一一不以煩其

夫督教諸子使各就業締緌及㓜女皆側室出也撫之均其恩意內外屬人稱其賢並無異言其卒也皆哭而思之前葬績以書來謂潛宜爲銘潛臨書泫然泣下屢執筆不能成章既而念曰非此無以慰冥漠之思遂强序平生大槪而系以銘辭曰

孺人殁時諸子女尚㓜越今十六年男有室女有歸而㓜者亦皆能自植曾不獲享其養以酬字育之勞其可悲也夫其可悲也夫

竹巖集卷十八

明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莆田柯　潛著

南京戸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騏校編

清

邑庠生員鄉飲賓六世從孫　亨

江南當塗縣知縣九世從孫　潮　重校梓

說

曹氏二子字說

嘉名美字殷以前未有也有自周始其意欲爲子者因之儆于心以善其身故不以國不以官不以畜幣不以隱疾必於信義而擇淑令焉後世日趨於浮靡

僭擬為高則堯舜夔龍立奇為異則星雲麟鳳下此則饕餮珠玉志愈陋而名字隨之甚非古人教子意也錢塘曹某今寓京師生二子皆穎異可教而成因名其長曰政字尚賢名其次曰潤字尙德非所謂必於信義而擇淑令者類耶脩撰董君大章于戶范君叔大皆其舊契也喜其不僭擬不立奇有古之風而又懼其弗克稱也偕來請說於予使之日儆于心予方自儆不能有成而於二子尙何言哉請之不置則曰昔郢相貽書於燕燕相誤筆舉燭二字燕相推其說行之燕國大治夫所推之說非郢書意也而能為燕

國之益今求有益於二子亦以燕說說之可乎天之生賢將以爲政仕者事也人之脩德將以潤身學者事也豈曹氏之子欲其長者仕以治人而次者學以獨善其身哉蓋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二者相資而不離也尚賢果欲仕乎則務學可也尚德果已學乎則出仕可也兄弟尚交勉之以無貽斯名字之慚

朱麃字志勤說

朱氏子名麃其父和卿命之也和卿卒之幾年麃年十八其伯父士寬將爲之加冠于其首來請字並爲說以教之予與朱有世姻且居相隣比情義之洽

有不容辭者遂爲字之曰志勤稽諸古訓耘而不息之謂穮不息非勤乎勤於耘農之事勤於學士之事也人生天地間不爲士則爲農工商非所宜道者况爲之耶爲士而勤於學若書所謂遜志時敏則日進高明而德修矣爲農而勤於耘若左氏所謂是穮是蔉則百穀用成而歲稔矣是則士農之業不同其要一皆志於勤耳若夫滅裂而學鹵莽而耘亦何能有所得哉和卿之名子以穮豈教之爲農蓋欲其志於勤以務學也古者教人爲學多取譬於耕耘之事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孟子曰五穀種之美也苟爲

不熟不如黃稗皆喻學也庶其朝夕誦此而加勉焉非士不爲也非聖賢之道不學也學而志於勤不迄于成不止也此而父命名之意而子之所以教子者若怠其志廢其學而請學耕耘吾將謝曰吾不如老農

贊

拙菴贊

韶州教授體行先生宋魏國正獻公之裔孫見世之巧於求進者多至僨敗乃題其所居曰拙菴所以示儆也予亦拙者喜而贊以詞曰

世方利口而我期期世方疾趨而我倭遲視珠玉以爲土芥遇虎豹以爲犬貍貧不能求去官不能驟馳人之笑我也我以爲喜人或譏我也茫無所知此先生所以自號拙菴曰天之賦我者非人所能移也若夫經不絕誦史不停披鈎章棘句逆意而解聖淵道海洞見其涯博古通今之迹大肆文章之奇然則先生之所謂拙者殆大成若鈌大盈若冲而無媿於爲人師也歟

彭學士先生贊

其容春熙其神天游其介也非絕物其謙也非同流

於物無所取也抱靜虗而自得於書無不讀也欲遠紹而旁搜長江大河其才之富良金粹玉其行之修以正學輔　真王以清文煥　皇猷有志乎扶世教而厚風俗無心於矜名譽而快恩讐凝然負一時之望隱然懷四海之憂噫是爲安成彭可齋先生吾當於古人中求之也

考功郎中蕭元褒進士畫像贊

是惟泰和蕭考功初舉進士時之像也其神清揚其貌和暢才以多學而克氣以善養而壯叫閶闔而呈瑯玕瞻鼎華而承天眷既拜官曹司持身廉讓有知人

之明有容物之量將由是而進事業於伊呂之間抗聲名於房杜之上使天下之人沾被其餘澤想聞其風望然後退而休焉呼吸雲霞吟弄風月其於樂蓋無盡藏也

深隱老人畫像贊

瑩然玉立之身湛乎秋水之神厲其操非絕俗和其容非同塵風飡雪窯攻苦食貧文咀其華道嚅其眞泓涵演迤肆於外者彬彬進而明經於世隨屈而不伸乃退而休焉曰維命之迍構深隱齋以待盡著罙薇集而獨呻廣延士類以陶以甄蓋將以施之未竟

者淑諸人以輔　主而澤民噫是所謂心在廟堂之上而身居湖海之濱也歟

祭文

祭張姑文

維景泰五年歲次甲戌夏五月某朔客金臺姪柯潛謫方哀告于橫渠張全亡姑之靈曰潛羈跡京華去親舊幾五載矣方此傾仰而一段凄風忽自南來遽覺有愴然氣無何吾姑之訃音至矣嗚乎哀哉追念潛家食時凡骨肉之親俱保完無虞歲節聚合歡慶於一堂之上其樂可勝道哉詎意不旋踵間没者四

人先大母繼以吾妻又繼以吾妹又繼以吾姑仰而哭俯而思推究速禍之由則吾家深仁厚澤奚宜有若是之殃咎也嗚乎天其可問耶惟姑之生其性聰慧其行慈良子焉婦焉妻焉母焉靡有不宜者夫何天奪之早使子未有成女未有歸纍纍然早夜叫號前孰之禳後孰之禱哉度姑於此既不能瞑目九原潛之於姑病不及問死不及吊尤其飲恨而吞聲也睇南山而興嗟瀝肝膈以陳詞臨紙荒迷涕泗交墮嗚乎哀哉尚饗

祭大父桃溪公文

惟景泰六年某月某日孫男潛聞大父之訃於金臺寓舍不勝摧傷之至謹爲位會哭薦以酒殽而告以文曰嗚乎昔哭大母今哭大父其間哭妻哭妹哭姑不數載而遭喪者五也嗚乎天乎何降謫之深而使我居不能安食不能甘病不能愈也嗟唯大父在孫而孤耿耿乎若向曙之星纍纍乎若幾絕之縷也比長有知乃辛勤立門戶而備嘗乎艱阻也幸而既壓復起者以氣節之奇志慮之大寔羣中之翹楚也始貧而乏終富而餘以勤儉所積非梟横所取也載飭祠堂載修先塋而其餘力又營治乎屋宇也壺山之

陽桃溪之曲窅乎其幽深者棲遲之別墅也明月浮波涼風入室瀨乎其淒淸者四時之儔侶也惟勢炎炎人所趨而我所拒也惟貧無告人所棄而我所與也積書以遺子孫而諄諄垂訓者惟恐爲人所笑侮也操誠以待鄉鄰而形於進止者無敢或愆於繩矩也人皆謂天必佑善而若我大父者百歲可佇也柰何壽止七十有四而歸骨肉於坏土也屬纊之日閭里爲之罷歌而飢貧者自痛其失所也況濬爲孫尤所敎愛者當何如其嗟苦也嗚乎天乎恩不能酬言不能極徒南望號呼而揮涕之如雨也嗚乎哀哉嗚

乎哀哉尚饗

祭監察御史鍾同文

維天順六年歲次壬午五月某朔越二十又二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監察御史贈大理寺丞鍾君世京之靈曰嗚呼鍾君死於　國事久矣而人猶謂稟有生氣何哉蓋君之所學者博而明所守者確而正遇事而發也浩乎不可劫奪方建儲之疏上陳固已知逆鱗之難嬰矣雷霆之下難於獨當顧惟正　國本植綱常臣子分內事也而況官以察為名以言為職於是而脂韋汨沒苟合偷生

人將號我爲無義氣丈夫內有愧心外有愧色將焉用久存於世爲也古人有取曰虞淵執言不屈卒而下寨簾之拜大事以定而天下安意者忠以報
國誠以格天古之道或可行於今也夫何羣陰擁塞天意難回鳳絷麟囚窘辱萬狀而死隨之死固不足惜
國本未能正綱常未能植爲可惜也然君之孤忠大節磊磊落落並日星而耀明後天地而銷歇視夫未死而奄奄若九泉下人者大有間矣君平生廉愼自持非義一無所取既死妻寡子幼貧不能自存人皆謂君委骨於京烟白草之中將終爲燕蓟不祀之

罔悲夫幸逢 聖天子復正大位華顯忠遂良之典贈君有䇿秩褒君有美詞又錄其子將擢用之亦既明君殉 國之忠矣及今子有成立間關數千里道負骨南歸又有以全君首丘之義矣嗚乎君之死復何憾哉某等辱爲同年愧不能從君以送其歸葬也奠以卮酒侑以簋飧千以寓哀慕之忱謝不敏之咎也嗚乎尚饗

祭柳東方先生文

維成化九年歲次癸巳三月辛卯朔越十又四日甲辰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門生柯潛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行人司行人致仕方柳東先生之靈曰吁嗟先生吾儒之琛持行純正積學弘深進士高科其志攸遂官不滿德韜光早退芳林之下碧水之潯容止端莊冠裳委蛇求諸古人孰爲軌轍洛社高風香山偉節考德問業邦人偕來時雨所化罔不爲才至於遐方亦沾膏馥瞻仰斗山委心而服年餘八十進德彌隆俯仰無怍以壽考終屬纊之時聞者洒涕謂茲哲人胡爲而逝如潛愚鄙受教良多幽明永訣悲痛奈何釃酒于觴登肉于俎薦此哀誠揮淚如雨嗚乎尚饗

祭封通政司參議劉君文

士之木石與居者視天下之事漠然無所介於其胸公雖自晦而篤於教子使出而用世也深懷猷畝之忠士之幸被寵祿者自以爲得志而暴聲威以隆隆公以子貴雖衣有章華養有厚祿也猶若寒素而謙冲嗚乎觀公所以自處者質之古人蓋同符而合轍也使其食祿無窮益進於榮壽人將謂天之佑善昭昭有如此也乃倏爾傾殂而官不公卿年不耄期是何理也自公之喪聞者莫不欷歔况某等辱交令子而傷悼之懷曷其能已有酒在觴有殽在簋跪陳辭

以告忱虔英靈其歆只

祭監察御史劉世亨文代作

嗚乎世亨君果死兮宼君之心攄君之事蓋有未可死者天何奪之遽也惟君craft識之大資秉之強肆力問學其進曷量未可死也官居臺憲偉有殊調志所欲爲方試其兆未可死也家有慈母筋力衰邁老淚紛如恐割恩愛未可死也弄璋而毀樜蘭而萎身後寂寞竟無一兒未可死也嗚呼未可死而死君其瞑目於九原耶夫天之生人而不能事天者遽死可也力於事天昭昭不昧有如君者亦死何耶其有不能

事天而尊榮壽考雖至人不能及者抑又何耶嗚呼君其瞑目於九原耶某等官忝同朝情深交契咨天之昧茫悼君之早逝薄奠一觴以訣永世

祭赤石墓文

維天順二年歲次戊寅五月朔越十又一日某甲子裔孫尚寶司少卿兼翰林院修撰潛謹以牲醴致祭于四世祖某妣某氏五世祖某妣某氏之墓告以文曰惟祖宗之積德流慶澤之悠長自五季以迄今衍孫子其彌昌登華躋要雖晨星之落落佩仁服義謪絃誦之洋洋潛以菲陋之質幸承世德之芳攀龍鱗

而附鳳翼登金馬而步玉堂勉忠孝之兩盡期於先
爲有光歲丁丑之秋峕奉　恩命以歸鄉惟報本而
追逺耿于中其不忘睠赤石之佳兆爲先世之所藏
載登邱阜載薙榛荒儼神靈兮如在揮涕泗兮徬徨
酹一觴以薦誠冀垂佑於無疆尚饗

哀辭

涵江林穆軒哀辭

穆軒林君紹冉爲邑庠生才學方著而没君子其
惜之既三十年其子公望來遊都下介其族弟鄉
貢進士崇罷持貴州按察使洋城林先輩所撰墓

銘過予求爲哀辭予既憫君賢而弗壽又重公望
能孝慕其親也輒不辭爲書之如此
福唐縣尉孝行不匱永錫其類些迨于穆軒實惟雲
孫質粹而温些斂而嗜學從于先覺齗齗頭角些肆
爲文章江河湯湯觀者揄揚些執經庠序其學益裕
燁有令譽些行亦無愆孝友兩全父母安焉些族人
鄉比兼盡恩義靡有乖戻些人皆曰嗟是惟國華宜
大以遐些登仕有日遽淪于疾永歸玄室些蒼天不
傭降此鞠凶隣爲輟舂些冥鴻在渚方將遐舉孰折
其羽些騏驥之良方將服襄厥足用傷些嗟彼凶逆

乃壽而逸理焉可詰些惟裔其身載豊後人有子振振些亐仰休德竟爾弗覿寧不愴惻些

倪汝敬哀辭

汝敬倪君舉進士爲監察御史倔强有大節景泰間以直諫斥嶺南孤身遠寓摧困幾不可生不悔也比荷　聖皇賜環之恩遽以病卒亐走吊之悽惋累日猶不能釋故作詞如此

嗟君之才兮海湧川盈嗟君之烈兮電掣雷轟嗟君之志兮星輝日明嗟君之操兮玉潔氷清悃悃兮大廷之諍亹亹兮臺中之評謂尸祿兮可恥何逆鱗兮

難嬰下霄漢兮馳驅嶺海謝鵷鷺兮委命鯤鯨抱金石之粹兮遭烈焰而愈固標松栢之節兮飽風霜而益貞幸　聖明之復辟兮搜遺才於荒遠遂離幽以依光兮叩閶闔而輸誠方將昌厥施兮昭勳猷於宇宙豈期一豎之爲怪兮竟弗起於九京雖修短之有數兮何怨何戚顧有母之衰暮兮寧不鍾情嗚乎天兮何冥冥嗚乎天兮何冥冥許日荃蘅消歇兮灌莽敷榮鳳麟遠逝兮鼯鼪嗥鳴遡悲風兮咽無聲招君不來兮我心怦怦

封孺人楊氏哀辭

悲流歲之倏忽兮灝雲露以瀼瀼嗟背蘐之頹謝兮嘅於邑而無芳閔閨闥兮憭慄掩帷箔兮空涼維嫭德之貞順兮宜壽考而不亾胡爲罹此殃戾兮汨長夜之茫茫遣巫陽而筮予兮恐離散而或後也乃不招於四方兮竟澌盡其莫救也豈騫翔以上遊兮邈瑤池之無路也將搖佩於湘皐兮凛風濤而非所處也嗚呼已矣兮軋予心而弗瘳將鑿椒以爲糈兮掇蘋芳以薦羞載竚貽其莫及兮渺巴雲之悠悠增惝怳而慘悽兮潛泫涕之如流誶曰蒼茫無端兮孰從而敫仁必遐齡兮胡不我亶顧哀榮之兩全兮世不

多有嗚乎全生而全歸兮夫復何咎

書

復潘太守書

近蒙遣白衣遣覘果物感與愧并承手帖論伐樹一事反覆覆玩之益深有未合於理者夫為理係於一心而已使心之明雖處與變之地而邪正得失洞察其微況一樹之蔽耶心苟蔽矣雖履萬仭之臺亦何能有所見耶一樹之去留固於府治無所損益而足下惑術家之說決意去之是豈知為政之大體哉足下廣人也廣有貪泉隱之奮而飲之卒以廉稱此足下

素所稔聞者何不效隱之故事術者曰去之我必曰留之使人知政之通塞無預於樹足下之賢追古人過今人遠矣僕向時語告足下欲留之者蓋以此樹爲先輩林環侍講所植侍講博學有大名後人思之見其樹猶侍講之存足下於此固宜益加培植以起昔人見賢思齊之心乃反爲術家所惑竊謂於足下不取也足下又謂府治爲一郡生民休戚所係學舍不過爲一邑育賢之地此又失輕重倒措之柄也邑雖隸於府而教則先於政爲政而後教化欲民之去戚就休舍無此理故文翁治蜀首務興學一事史載

之至今傳誦不忘足下篤學志於古者也志於古而乃行今人事其可乎哉僕又聞足下近日飯僧供佛以求福田利益此固吾儒所羞道者而足下乃躬爲之究其爲盛治之累與伐樹均也故併告之先儒有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僕固不能逃避此律然郡守之勢重在他人有欲言而不敢言者僕借侍同年之愛故敢言他人之所欲言倘以爲不悖而嘉納之則治化之行可翹足俟矣屨端不獲奉觴惟祝早膺召命未間更乞爲時自玉不宣

雜著

題李太僕詠梅詩卷

梅峰李公朝退之暇詠梅花律詩百首用馮學士韻絶詩百首用馮學士題發乎情根極乎理駸駸乎風雅門堂蓋逹而工非窮也甫近時多作家人人完長卿之高壘鼓秦系之偏師出奇角勝未聞有摧陷而退降者公坐觀於旁養奇蓄鋭欿然若無能一旦馳赤電舞豪曹衝突於羣雄之伍而偃旗棄甲敗北者多矣雖然甫一隅耳詎知天下無敵手乎公試揚麾挑戰以觀其勇怯如何潛當策駑駘揮寸从爲公之偏裨也

題王孟端畫山水

王君孟端爲中書舍人以書爲職又能畫山水竹石與書俱精四方之人求其畫者足相躡於其門而君負絕筆非清流不與則在當時得之者已少况於今耶予每恨不獲見君觀此畫林巒水石皆極清絕則其中之所存可知也嘗聞君於月夜聞鄰有簫聲心甚適翼日呼其人貽以畫竹一幅其人奉金爲酬君怒曰我固以爲清若而乃鄙俗若是索畫毀之昔閻本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恥若君者其可以畫師辱之哉

硯銘

剛其德也方其質也寧剛方以異不姱骫以隨我其監汝蚤夜以思直焉惟汝知之枉焉惟汝規之然則汝寔為我之畏友何但筴勛於塲屋效事於文辭耶

竹巖集補遺

詩

贈浙江徐童子 名霖五六歲精於書法因贈以詩 出郡誌

徐家之子眞奇絕風骨自與凡人別神駒矯矯步天衢雛鳳翩翩出丹穴前身可是張文舒不然年纔五六那能書當筵握筆不停手驚風颯颯蛟龍走掃盡鸞箋三百張鐵畫銀鉤大如斗君不見東隣老翁生一子癡絕無才事紈綺從來紙筆不相親見此奇才應愧死 此詩集中失載居長卿能誦之云兒時唐荆川嘗書此與之也

遊龔山寺 出郡誌

借榻雲深處風窓夜不扃興來吟弄月睡起坐聽經
鶴舞松陰碎龍歸雨氣腥明朝賦歸去山色爲誰青

重遊芝山 出郡誌

眼底皆親舊相邀訪白雲好山看不了名酒飲都醺
晴旭移花影輕鷗護水紋莫談塵世事詩思正繽紛

策

廷試策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王天下之要有三曰道曰德曰功然道莫如伏羲神農黃帝德莫如堯舜功莫如禹湯文武此數聖人者萬世仰之不能易也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著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迹存乎書其所以爲道爲德爲功者朕欲究其心術之精微其推以治教養天下所尚雖殊然不出乎耕桑貢賦學校禮樂征伐刑辟之外朕欲悉其制作之會通夫無所酌於古將何以準於今朕承祖宗大位夙夜惓惓於心

亦惟以古聖人之道德功自期以今天下之治教養自斷茲欲盡驅天下游談之情以事耕桑使各衣食其力盡約天下浮冗之征以歸貢賦使各膏肥其體而無或失所養盡導天下狠戾之頑以從學校使各復還其善盡陶天下粗鄙之陋以由禮樂使各移易其俗而無或違於教盡作天下懦怯之兵以奮征伐使各消阻其兇盡化天下爭鬪之訟以遠刑辟使各崇尚其恥而無或外於治當何施而可也施之有效民得治教養矣於古聖人之道德功可庶幾乎伏羲神農黃帝曰皇堯舜曰帝禹湯文武曰王其稱號之

所以異者果道德功之所致乎抑治教養有隆替而然乎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一而已矣何皇降而帝帝降而王乎茲欲措天下於隆古之世使皇帝王之稱惟一而無隆殺之别亦必有其道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而得之於己宜無不悉其說者矣旣承有司賓興而來其具爲陳之朕將親覽焉

臣聞天下之事莫不有其本亦莫不有其要蓋先明諸心則事得其本遠稽諸古則事得其要聖人之治天下固莫不稽諸古以爲之要而亦曷嘗不明諸心以爲之本乎本諸心以治民而政化隆本諸心以敎

民而民性復本諸心以養民而民生遂故曰心也者萬化之原萬事之本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道德功者固不外乎此心後世之所以法古爲治者亦不外乎此心孟子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董子所謂正一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者此之謂也欽惟　皇帝陛下稟聰明睿知之資備聖神文武之德君五位之尊以纘承列聖妙一心之用以中興家邦涵車書文軌於八紘來玉帛冠裳於萬國治化可謂極其盛功業可謂極其隆矣然猶不自満假復進臣等於廷降賜清問

欲遠求皇帝王道德功之懿以大施今天下治敎養
之仁臣有以知　陛下之心其即大舜好問好察文
王望道未見之心眞欲聽而行之非以布衣微陋不
足以與天下之計姑以此試之也臣敢不精白一心
以對揚　陛下之明命乎謹因　聖策所及而條陳
之自古王天下之要有三曰道曰德曰功所謂道莫
如伏羲神農黃帝德莫如堯舜功莫如禹湯文武者
非謂皇有是道而帝王莫能與帝有是德而皇王莫
之及王有是功而皇帝莫與並盖皇帝王隨遇而施
其所宜非非謂長於此而不足於彼也夫三皇之世其

民皥皥其俗熈熈雖無二帝之孝弟以導之而民自無不親不遜之患雖無三王之征伐以救之而民自無塗泥炭火之虞其所急者在於道焉者也民未知所以養伏羲始結網罟以教佃漁神農始爲耒耜以教耕耨教民日中爲市交易而退黃帝則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於是民始得其所養所謂道莫如三皇者此也其事之著於易者如此迨夫堯舜之世開物成務之道已大備弔民伐罪之功無所施其所急者在於德焉盖民既得其所養而巧僞日生不可逸居無教觀其克明峻德愼徽五典而勅

天下以仁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敷五教在寬於是民始得由其教所謂德莫如堯舜者此也三代之時承伏羲神農黃帝之統紹堯舜允執厥中之傳其所急者獨不在於功乎盖洪水爲害於先桀紂爲虐於後聖人不得不任其責觀其修和府事而致萬世永賴之休取彼兇殘而收四海永清之效於是民始得安於治又非所謂功莫如禹湯文武乎此其跡之存於書者又如此觀于易書則數聖人所以爲道爲德爲功無非隨遇而施其所宜然究其心術之精微欲以治教養於天下則一而已矣勢有不同故道德功

之施先後異宜理無或殊宜治教養之方古今一致是故耕桑貢賦養之所由出學校禮樂教之所由興征伐刑辟治之所由舉此古聖人已行之迹萬世之所不能外者也　陛下嗣登大寶夙夜惓惓于心以古聖人之道德功自期以今天下之治教養自勵此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臣雖愚昧豈敢不罄一得之愚以爲海嶽涓埃之助　陛下誠欲盡驅天下游談之情以事耕桑使各衣食其力盡約天下浮冗之征以歸貢賦使各膏肥其體臣願　陛下心古聖人之心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俾人人有常生之產而禁不

耕而食不蠶而衣之徒則國無游民而生之者衆矣制節謹度輕徭薄賦俾四方咸惟正之供而凡所用者有養所養者有用則朝無倖位而食之者寡矣如是人皆得以衣食其力膏肥其體而失所養者無有也誠欲盡導天下狠戾之頑以從學校使各復還其善盡陶天下粗鄙之陋以由禮樂使各務易其俗臣願

陛下心古聖人之心大興學校愼選模範躬行道德以先之使爲師者知所以教弟子知所以學而時無不可化之人崇重衣冠敦尚廉耻修禮樂以導之使人皆知禮義之可貴鄙陋之可賤而世無不可

變之風如是人皆得以復還其善移易其俗而違於殺者無有也誠欲盡作天下慵怯之兵以奮征伐使各消沮其克盡化天下爭鬪之訟以遠刑辟使各崇尚其恥臣願 陛下亦惟以古聖人之心爲心結之以深恩厚德使人之於見危也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臨之以信賞必罰使人之於赴鬪也至死不變而臨難無苟免上有効死之士斯下無反側之心矣道民以政不若道之以德使知入則孝出則弟下不敢犯上卑不敢踰尊齊民以刑不若齊之以禮使知少事長賤事貴耕者必讓畔行者必讓路下無爭鬪

之訟斯上有可措之刑矣如是人皆得以消沮其兇
崇尚其恥而豈有外於治者哉夫治教養之方臣所
陳於前者　陛下不用則已用則必臻其效既臻其
效則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德功奚
不可企及之有哉在力行之何如耳伏羲神農黃帝
開物成務以道導天下者莫大故稱曰皇堯舜漸仁
摩義以德宰天下者莫先故稱曰帝禹湯文武弔民
伐罪以功濟天下者莫急故稱曰王曰皇曰帝曰王
其稱號雖殊而其心則一曰道曰德曰功其事業雖
一而其勢則殊故世之有皇帝王伯猶歲之有春夏

秋冬非勢使之然乎　陛下誠欲措天下於隆古之
世使皇帝王之稱惟一而無隆殺之別臣竊以爲惟
當明諸心而已心同則無所往而不同矣蓋以是心
而治民則征伐有道刑辟惟中卽詩所謂王猷允塞
易所謂明愼用刑是也以是心而教民則學校振擧
禮樂興行卽朱子所謂建學立師以培其根周子所
謂陰陽理而后和是也以是心而養民則農桑之務
擧厚斂之患無卽詩所謂星言夙駕稅于桑田書所
謂財賦底愼庶土交正是也臣願　陛下始終此心
則始終此治始終此教而始終此養矣竊　聖朝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勤是心以圖治於先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勤是心以繼續於後
太上皇帝承之神此心於清穆之上　陛下嗣而守
之運此心於九五之尊遠而祖述於前古近而憲章
於　祖宗登用賢才密勿廊廟制作禮樂絪和天人
復隆古之盛治恢中興之大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安得專其美於前哉此固　陛下已自勵
於心者臣應有司賓興而來幸得立玉階尺寸地安
敢不罄平日習之於師而得之於已者懇懇焉爲
陛下重言之乎若夫阿意以求恩逢迎以徼寵則非

臣之所學亦非　陛下求言之本意也伏惟　陛下
俯垂睿覽臣干冒　天威不勝怖懼之至臣謹對

表

及第謝恩表

伏以稽古右文喜值豐亨之運設科取士欲求疏遠
之才自前代以來惟我朝爲盛布帛菽粟渾然三代
之遺月露風雲陋矣六朝之體蓋必先擇之有司夫
然後獻之　天子是惟　聖祖敷求之意至于　文
孫恪守而行禮意加隆人文益著如臣等性殊朴魯
學本空疎呻吟呫嗶之間以歲以月遊息範圍之內

如天如淵久蒙作養之恩並預甄收之數食芹而美雖懷一獻之素心釆葑不遺遠辱　九重之清問榮隨寵至感與愧齊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稟上知之資居大君之位唐堯之德化不識而不知虞舜之聰明好問而好察遇大有作爲之主行無所忌諱之時爰題金榜之名載錫瓊林之宴維其偕矣方正席以捫心何以予之忽在筒而披體皆不求而至其何德以當臣等一飯不忘豈獨報以國士寸心自誓庶無忝于賢科再期　聖德之益崇永保　天休之滋至

臣無任忻忭踴躍之至

引

族譜引

吾柯之譜其來久矣重修於國初外翰叔敬公至永吉公又續修茲且百年其責在潛顧日夜思維以家乘與　國史同潛藉吾祖宗善慶忝職史官毋與二三元老嚴實纂紀而家乘寧異是哉序不失倫實不溢美上光祖宗下示來裔所繫詎不重歟環聚吾冑者業已具藁第析派分支遯在隣郡遠居遐方皆由一脉而分須緣派廣求編註入譜昔人所謂不至相視如路人也且潛意出家爲僧者不錄以其自絕於

祖宗也干憲叅遣者不錄以其自棄於祖宗也爲他

人後因冒其姓者不錄以其自外於祖宗也此爲信

譜始可以傳永久而無獘且欲得瓊山邱先生序弁

諸首簡容領日並所著稾奉吾宗諸老長叅詳裁定

竹巖集附錄

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竹巖

柯公行狀　翰林院脩撰門生吳希賢撰

公諱潛字孟時別號竹巖行四姓柯氏先世石晉時大理評事公寶自泉之晉江遷莆田武盛里生宋戶部員外郎峽戶部生進士長陽尉濟長陽生潮陽令璐令之孫贈承事郎昱遷本邑安樂里族日以盛其所居山至今號為柯山承事生海豐令新之海豐令生海陽尉留由海陽至公之父原村九世皆不仕公生有異質周歲家人示晬盤一無所顧惟取書展玩

久之若有所悟者祖父異之曰是兒必以文學大吾門十歲就外傅喜賦詩十五能爲舉子文時林知縣廷芳方行人澥二人以葩經名郡中公從之遊能盡得其奥旨正統癸亥徵補邑庠生明年甲子領福建鄉薦當赴禮闈以未忍離親弗果行戊辰試春官弗第爲國子生景泰辛未　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公丰神秀頴資性持重言笑不苟其所與遊必斯文雅誼至傾倒無間非其類雖達官要人氣燄薰灼遇之不交一語當是時翰林諸老多爲之引譽自是凡　朝廷有選任有制作公皆與焉壬申四

月陞右春坊右中允兼修撰五月預修歷代君鑑癸酉書成　賜白金文綺甲戌會試爲同考官是歲五月預修地理志書三載秩滿進階承德郎封父原朴如其官母戴氏爲安人贈封其配戴氏繼室俞氏皆安人丙子五月陞司經局洗馬仍兼修撰七月　命往應天考試舟經淮揚士有暮夜投公囊私者公叱之曰爾急去毋自速罪戾其人謂公陽却之固以請以所賂遺公前公怒命執之付有司治以法是秋場屋肅然錄成稱得人爲天下先還　朝乞　恩歸省未行　英廟復辟改元天順更授公尚寶司少卿兼

職如故仍許歸省戊寅十月還京己卯二月奉 旨修玉牒庚辰 命偕呂學士原考禮部會試十二月 命兗東宮講讀官進階奉直大夫加封父中允公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兼翰林院修撰壬午呂學士卒 英廟御文華顧謂內閣臣李賢曰呂原卒內閣密命之地今翰林院文學之臣誰可嗣其任者賢首薦公曰具官臣柯潛淸德粹文於今罕儷 上然之已而彿果用癸未二月復 命偕陳學士文考會試未竟會塲火而罷甲申 今上即位以侍從 恩陞翰林院學士三月有 旨選進士十八人李東陽等

入翰林爲庶吉士 命公教以古文詞學希賢不肯預執業焉八月 上御經筵 勅公兼經筵官九月奉 旨纂修 英廟實錄成化改元八月主考順天鄉試九月玉牒成 賜白金文綺丙戌 殿試與讀卷是月再奉 旨教庶吉士林瀚等二十四人十月賜新刊貞觀政要一帙十二月 詔吏部臣僚文學之臣堪入內閣掌密命者數人以聞吏部王尚書翺復首薦公又不果用時 命掌翰林公維持公正人心帖服八月進英廟實錄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十月 賜大明一統志戊子十二月侍經筵

講讀時禮部左侍郎盧位吏部臣疏乞以今閣老翁
山萬先生及公克之二人皆極翰林一時之選且意
階是可獲大用名既上公復不果用七月　詔下議
慈懿太后山陵事公率僚屬上章論合葬於禮為
宜詞甚剴切既而文武羣臣又合詞上請　制可之
十二月　賜經筵儒臣七人襲衣冠履靴公已聞少
卿公喪即其家　賜之既而有司為少卿公請祭公
陳情且乞營葬或謂公乞葬於禮非宜公曰人子患
不能厚葬其親吾盡吾心而已得請與否非所較也
幸而獲請雖死且不朽　上念公經筵勞併與之葬

蓋異數也公受　恩感激銜哀就道抵家擇葬地于
祖居東一里許和溫山公旣奉几筵葛圖繪形式付
其弟通州學正江蕢成之時母太宜人在堂庚寅正
月太宜人屬疾卒　朝廷遣官諭祭辛卯四月有
詔起復時祭酒員缺久難其人　上知公剛方將用
之公聞　命具疏辭乞終制大畧言奪情非令典忠
君者必自孝始未有不能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
者也　上覽疏許之初公素無疾至是以久寢苫塊
患左足風痺比免喪久之猶未平而寒疾繼作矣公
自必不起呼學正君與之訣而逝時癸巳年八月十

八日也距其生永樂癸卯十二月初六日年五十一
娶戴氏先卒繼娶俞氏前南京禮部侍郎綱之女側
室王氏子十一宗文王氏出公早有二子皆不育洎宗
文生適吏部薦公入閣弗獲　命學士永新劉先生
戲謂公曰入閣與有子孰多公笑而弗答女二長適
饒州府學鄭教授之子邑庠生叔寬次亦夭俱戴出
俞宜人有賢行事舅姑內外無間言撫宗文如已出
公身後可無憾矣公平生負直氣操行介特發而為
文峻整有法類其為人尤長吟咏興至舉筆立就清
新徵婉綽有風致所著有竹巖稿若干卷性尤喜遊

供職之暇偕諸知已窮覽勝概雅歌投壺分韻賦詩
襟度豁如也既綜院事修飾公守即詞林後圃結清
風亭鑿池蒔蓮决渠引泉公退宴坐其中又脩然若
真登瀛洲者至於遇事感發言論侃侃揚榷古今毅
然自負噫如公者可謂動靜不違守之以正者矣故
雖官庶僚已繫天下之望位日通顯望日隆重雖嘗
以聖賢之學經濟之謨啟沃　聖心而未見柄用夫
用不用非所以論公也公孝友天性愛二弟撫育從
子始終無間因念季弟之早亡也悉以先公所攜寢
室讓與其子宗璧而自與學正君別作室于都廳之

東西以儉約自居而其睦族人也尤篤恩意先是族有戊瞿塘者父子相繼死溺一子清尚幼未有知識公聞之惻然亟取以來以長以教洎有立始遣歸其行義大都如此公之卒也巡撫福建都御史江浦張公以聞宗文遂以其年月日葬公先期遣人走京師乞銘表於當朝鉅公謂希賢故門生宜有述希賢愚不肖聞公將北上方以晨夕得親炙爲慶奚忍遽聞其訃而與之永訣耶又奚忍執筆而爲之論撰耶雖然師生義重不可終辭敬錄公履歷之大者如右庶立言君子有所採擇云

故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柯公墓誌銘

賜進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知制誥

經筵官眉山萬安撰

公姓柯其先泉之晉江鉅家石晉時大理評事寶始徙莆田之武盛里寶五傳至宋承事郎昱又徙安樂里昱九傳至君實君實生德平德平生原樸公之曾大父大父父也原樸娶戴氏生三子長即公次江又次澍公自幼警敏嗜學十歲喜賦詩十五能為舉子業時已嶄然出朋輩矣其祖父喜曰是兒後必以文學光吾門從同邑知縣林庭芳行人方瀞受經悉得

其底裏正統甲子領福建鄉薦戊辰會試中乙榜得校官力辭入太學與海內士相切劘無虛日景泰辛未會試中第十二廷試第一擢翰林修撰聲名遂聞天下公入翰林喜從諸老游益自淬礪學與行日有進諸老亦器重之每爲之引譽壬申春選任　東宮官陞右春坊中允仍兼修撰癸酉修歷代君鑒成受賜賚甲戌同考禮部會試丙子修天下郡誌成復受賜賚陞司經局洗馬仍兼修撰是秋考應天鄉試天順丁丑授尚寶司少卿兼職如故公恒以久曠定省爲念至是乞歸展覲明年還京又明年考禮部會試

未幾簡充 東宮講讀官甲申 今上嗣位以侍從
恩陞翰林院學士授奉政大夫詔庶吉士李東陽等
十八人俾進所業 上初御經筵勅兼經筵官賜銀
幣織金襲衣文綺成化乙酉考應天鄉試壽以脩玉
牒成賜宴文華門兼賜銀幣文綺丙戌充廷試讀卷
官復 命教庶吉士林瀚等二十四人是冬以內閣
缺員 詔銓曹簡文學之臣二三人以聞而尚書鹽
山王公九皐首以公薦不果用乃命掌翰林院事丁
亥與修 英廟寔錄成陞詹事府少詹事仍兼學士
賜宴禮部兼賜銀幣襲衣文綺是冬遷禮部左侍郎

缺員錄曹薦公補之又不果用戊子　特命日侍經
筵會有　詔議　慈懿皇太后山陵事時內閣首據
禮以合葬言公繼率僚屬上章極論宜合葬已而文
武臣工亦合辭爲請　上御便殿召諭而從之冬初
賜講臣冠服于經幄是時公聞父喪解官遣使即其
家予之有司援例爲其父請祭公乃懇乞營葬　上
念公年勞併與之蓋異數也公感恩銜哀即日奔程
既襄事晨昏詣几筵奠哭已乃侍母宜人問安視膳
以養日嚴踰年母宜人繼卒踊哭幾絕有司以聞
上遣官諭祭辛卯　詔公起復爲祭酒具疏力求終

制辭甚懇切　上覽而允之公因遭連喪寢苦塊患
左足風痺久未平一日悪疾作度不能起亟召江屬
以後事語畢而逝實癸巳歲八月十八日也巡撫都
御史張公瑄以聞　上嗟悼久之命禮部諭祭工部
營葬域一時卿大夫莫不哀而惜之素相厚者又發
之詩歌以泄其思嗚呼公存心也端而厚持身也廉
而介發爲文章峻整有法度詩詞清婉有風致初在
考應天鄉試過淮暮夜有投公關私者即執付有司
俾繩以法自是人莫敢干以私其握院章事鉅細惟
公是處僚屬至今稱頌之其教吉士日抗顏課程之

賴以成才者凡幾輩及修史則紀述詳而予奪當其
侍經筵則以道德仁義陳說仰期啟沃　聖衷公歷
仕雖久然恒以文學在侍從故見于職業者若此使
天假以年則　朝廷必有大付託公亦必有大樹立
而今已矣卿大夫所以哀而惜之夫豈矯情也哉公
天性孝友事親始終有聞友昆弟少長一致尉病躬
爲視湯藥比卒殯葬悉從厚又將先公所築室讓其
子宗鎣而與江別搆一室以居族人有遠戍瞿塘者
溺死遺子清孱弱無毘依亟攜取而教育之稍有立
始遣歸及見困於貧乏阨於患難者往拯卹之惟恐

不逮其見于行義者又若此凡卿大夫哀而惜之又
豈矯情也哉公生于永樂癸卯十二月六日諱潛字
孟昭別號竹巖所著詩文若干卷亦因以名篇享年
五十有一嘗荷　恩累封父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
兼翰林院修撰母爲宜人而其配戴繼室俞亦累贈
封宜人子一日宗文副室王出女一戴出邑庠生鄭
叔寛其壻也宗文卜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十五日葬
公于安樂里和溫山之原乃具公履歷之槩遣人詣
京徃請修撰吳希賢爲狀徵余銘墓石余念與公君
翰林餘二十年纂修接席進講則連裾同被　命陞

學士歷詹事而內閣禮部之舉又皆與公同則知公之悉者莫余若也今公之葬非余銘誰銘而余銘之亦豈矯情也哉銘曰

蓄德以爲車兮秉文以爲旗駕飛黃棲迹于玉除兮方矚望爲邦家之基展所蘊以弘濟乎海寓奈倏歷于天衢兮俾人懷耿耿而徒日傷吁

成化甲午夏六月望日

祭文

門生李東陽撰

維年月日門生翰林院修撰吳希賢編修謝鐸焦芳陳音倪岳李東陽檢討傅瀚張泰謹以香帛牲醴之儀再拜遙祭于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竹巖柯先生之靈曰國必有老成繫天下之輕重世必有公論別天下之浮沉然老成不在年位之高而在才德之稱公論不恃衆人之口而恃士大夫之心故見李司隸者傾龍門之高見韓荊州者失侯封之貴見歐陽內翰者嘆宮闕之壯華山之峻河水之深而況兆師生之分聆道德之音者乎此愚於公所以憤

懣抑鬱而涕淚沾襟也當夫名冠甲第詞雄玉堂懸於此此時固已識公之文章秉章綸衡度精確懸於此時固已窺公之才畧山峙川澄冰清玉瑩杜苞苴之門辭起復之　命愚於此時則又見公之德行若是者非愚之私也蓋天下之所知而公論之所歸也故金縢石室之秘人莫不以爲宜絲綸臺閣之選人莫不以爲遺及其降司成之召也方藉以爲重而纍哀累歲徘徊而未至也皆憾以爲遲遽謂公一蹶而至于斯也嗚乎悲夫泰山之高瞻者不知其爲勞梁木之壞造物者不自以爲悔此人情之所同而天道

之不可賴也千里之辭一觴之酌又豈特區區門牆之愛而已哉

像贊

從吾彭　韶題

高材達韻清標粹學掄魁之中嶄然頭角玉堂資詹歛博施約四海望之北斗喬嶽若究其用庶典禮樂

梁溪勝會詩序

門生陳　音題

竹巖柯先生起　殿魁累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平生仗大節不少貶以徇時其與人處和厚怡愉未嘗以賢貴自達其從父文魁有別墅在壺山之南旁有溪曰大梁水來自山中縈石澄澈溪上

佳木蓊欝魚鳥相忘於指顧間先生愛其清絕嘗合宗姻朋舊十餘人遊賞於其間投磯而坐命童子傾壺斂昔人曲水流觴之趣飲微醺各揮毫爲詩凡若干什題曰梁溪勝會文魁公愛而藏之頃其子在德携至京因其從兄大理寺副在亭君請予序于首簡于時先生沒已三年矣嗟夫浮生易度盛會難逢方梁溪之遊人未知此會之難得也先生既沒而此會不可再矣自古山溪清致如蘭亭東山赤壁之類皆因名人以有聞于後梁溪得先生一遊爲之品題以增重于世幸矣諸君子得與先生徘徊觴詠以盡一

時之樂又得以其所作詩章附之是卷以傳獨非幸歟先生所志遠大未嘗以文士自名然躢中自彪於外詩文筆翰清新高古出於天趣之自然不假敦琢而成蓋號文士者所不能追文甖君得藏于家以爲其子孫傳世之寶其幸又何如音始從先生遊瞻仰道德之暇心亦慕其文詞以爲徐求而得之未晚也不意先生沒雖欲其隻字不可復得則覽此卷得不自鳴其不幸歟雖然此予之私也先生之沒天下以爲不幸者豈以其文之得與不得哉

門生吳希賢題

遊文峰巖詩稿跋

竹巖柯先生以文章雄一世曩在翰林嘗奉　上命以文事教希賢輩庶吉士十八人希賢愚不肖先生不鄙所以相汲引甚至先生爲人風度凝遠胸次灑落故發之詩篇率清新俊邁如登千仞之崗天風颯至爽氣襲人而此二章乃遊文峰所作時先生約王君原雍偕行王君以事弗克赴既歸錄以示一時登覽之勝字畫高古實先生所自書先生於人少許可獨雅厚王君亦斯文之情味有同焉者詩之錄夫豈虛辱乎哉王君求識一言希賢獨念先生負天下之望進不得爲伊爲周道業以弘詎意別去數載九京

不可作矣觀此會令人徒抱無涯之悲嗚乎其無涯之悲也夫

竹巖集續補遺

詩

遊梁溪

濟濟羣英集相歡話故情雲連山一色人與景俱清新雨收炎熱凉風解宿酲倦來猶不寐坐聽石泉聲

石牛山

恠石巉巖狀似牛不知一睡幾千秋蒼苔簽背鬆毛長細雨微沾恍汗流野草縱生難下口藩鞭亂打不回頭欲尋鼻孔無穿處天地爲欄夜不收

及第賜宴詩

瓊林宴罷醉陶陶笑坐金鞍意氣豪自喜眞龍千載遇須談汗馬一身勞杏花風暖香吹帽楊柳烟濃綠映袍一派笙歌歸去路無人不道讀書高

送翁世用赴貴州參議　淸江翁君世用赴貴州參議予既爲文送之而又重以詩者感乎昔愛厚故不覺詞之多也𢡟愧以瓦石混珠玉囊中歷損奚奴希君勿以爲怪

綠楊高館畫橋東駐馬銜杯醉臉紅湛湛　皇恩雙闕下緜緜遠道萬山中客懷休訝山原異夯俗須敎禮樂同想見褰帷行部處蠻陰滿地動春風

題樂義樓二首

古來佳致說蘭亭誰識壺南水更清欲使山中添故事石崖高處醉題名

其二

捐囷捐廩事堪誇到處人傳尚義家褒詔一函須鳳闕壺南山水倍光華

序

壺山翠峰精舍圖序

莆之中有壺山屹立乎穹壤之間高出乎培塿之上一方之巨鎮也山之陽延袤數里乃翠峰之東坡土

壤饒沃樹木繁翳山之餘氣所鍾也輪鞅不入塵囂不到通州大都不相隣偉乎棲遁之所也於此不之居將焉居乎伯丞余先生篤學清脩隱而不仕嘗拓其地別構數椽其制維度其飾維素匪斵匪雕爰蔽風雨雖未免爲世之務華靡者笑而實爲識者之所取蓋由其性之簡朴心之閑靜而然也故夫百工之役於藝有不暇爲焉商賈之趨於利有不屑爲焉有宅一區植花竹以自娛有田數畝力稼穡以代食或投竿而漁於溪或執袵而採於山無非各適其趣而已暇則開南軒面壺山澹之爲烟霞清之爲水月無

窮之佳致舉集目前於焉氣以爽而神以清體以舒而情以暢怡怡焉愉愉焉有不知戶庭之外而吹人野馬之甚如也予聞而異之曰隱者乎棄珠玉於錙銖視軒冕如泥塗安於逸而不欲勞適於靜而不欲擾甘於澹泊而漠然與世無求豈其心之所以自處者然乎抑亦時勢使之然乎方今　聖明之時樂畎畝者莘莘而征遯巖穴者聆望而出而先生獨且棲遲於衡門之下優游於田里之間蓋其身之所自處然也委之時勢則非也先儒所謂一世之高士微斯人其孰與歸今者往矣其子木石君嘗求山水圖一

幅裝潢成軸題曰壺山翠峰精舍豈非必乃翁之心而用彰厥美於不忘乎一日介於賓月宗伯以文屬予夫隱之道遠引物外與予之志雖不同也然隱而克善其身亦不害其爲隱也不可以不嘉遂書以貽之復直賑然而爲之歌曰

壺山之阿兮維翁之居茅茨不剪兮甕牖繩樞逕不通人兮庭不容車有田可畊兮有畦可蔬一瓢自足兮於心澹如葛衣綦巾兮優游里閭名有不之慕兮利有不之趨載擊缶以歌兮而永矢弗渝既非放曠之士兮亦非赳赳之夫殆所謂不戚戚於貧賤不汲

波於富貴兮鴻荒太古氏之民歟
邑乘藝文志載竹巖公文集五十卷希齋公校訂
時僅得十八卷豈誠如礪峰康公所云鳳凰芝草
以少爲瑞乎惜遭兵燹並十八卷原板無復存者
先子慨季府君有志議刻每嘆獨力難支庚戌歲
偕族子當塗令愚三捐刻大宗族譜續又校刊竹
巖公文集並創建官祠奈事甫竣而愚三逝矣越
數年先子亦下世茲奉　部檄內開續修文獻通
考飭徵求各直省名賢文集竹巖公與焉余小子
竊喜先德之表揚有自因冊以所見詩數首序一

篇並附於後非敢曰續前人所未備亦庶幾無負

先子與愚三之志云爾外尚有勉學文一篇四時

讀書歌並四時

玉雲飛調各四章韻中傳誦甚多

今因訛重訛莫辨故不敢槩登諸板

七世從孫邑庠生應元謹識

跋

世多稱吾家學士公之文尚矣先考暨兩先兄皆嘗議刻宦所竟中輟者以稿多逸且訛未遑定也維騏自乙酉告歸耕釣之暇訪諸文獻舊族采諸宇內圖志參諸從祖嵩齋君所手錄讎校編次凡十八卷自媿三十年臥家食貧曷由畢先志哉甲寅夏后峰董大夫索覽是集曰景慕素心表章亦吾任也遽召匠給之值刻于烏山草堂以便覆校顧其費頗鉅不敢重溷有司乃貽書偕曹姪本兼諭從弟麥胥其成之嗚呼公去今八十年文章始克流布設程公篁墩在

豈僅一記文衡耶或謂公在當時恥以文士自名奚計身後之傳與否然因文考世忠孝介直之懿在焉爲子孫者庸忍弗傳乎且其語學必曰明道語仕必曰勵節公寧不欲永傳之爲子孫訓乎董大夫之倡兹舉崇賢也亦勸孝也是可以知政矣

嘉靖乙卯春仲之望

賜進士出身南京戸部主事四世從孫維麒百拜謹識

潮少時聞　諸祖竹巖公一二軼事心竊異之當上元夜里有陳姓者仰見空中火燭熒煌一人袍笏於馬上諦視之公也是歲公遂以進士及第第一人逮騎箕之辰有石匠遇公于壺山騶從甚盛公命匠至其家取直至則屬纊數日矣盖公爲嵩高降神歸然負命世之望匪壓壓掇取科第以爲榮也公在翰苑日手植二栢于堂後久而蔥鬱李長沙課庶常以學士栢命題復自衍長歌一篇館閣諸公爭屬和之輯成卷帙以詒公之子俾藏于家長沙故嘗與十八人同承詔受業于公者感公汲引之深故爲詩以識不

忘而薦紳大夫讀公之詩若文莫不欣歎想見其人兩民部希齋公距公八十年所矣蒐羅散失補正闕譌離爲十八卷版行于世其用力既勤且久惜遭兵燹燬燼不存曩瀬承乏于湖將購求元本重付開雕而簿領塡委未之逮也比謝政旋里從藏書家獲見副墨亟借鈔以歸秉黍之近時族人所録詳加讐勘弃之篋衍因念公之文章流播遠邇非可祕爲一家之私更閱歲時互相傳寫不無烏焉亥豕之虞而海內欣嘆欲覩之情亦莫由克慰夫孰尸其咎耶爰謀諸族長者文學愧季翁各捐若干金鳩工鋟梓并附

行狀志銘祭文於後族中同志咸謂是盛舉也相與
踴躍從事自惟謭劣不足以窺公之深顧公之精神
歷刼不朽其所撰述雖經蠧蝕紙敝兵戈水火之餘
决不遂令湮没此潮所爲知公而無疑者既竣事敬
綴數言於卷末後之君子追思公之文采風流而恨
不生其時循覽是集庶亦可以得其槪已雍正癸丑
壯月之吉族孫潮百拜手謹書